

我与晚报三十年 故事征文

我与晚报，三十年集锦

□李定鉴

1994年12月27日,《宁波晚报》创刊前夕,在宁波电台举办和读者互动的有奖问答活动,我答对了晚报首任总编徐正老师的题目,有幸成为首批获得免费赠阅晚报的读者。

30年来,晚报成了我每天不可或缺的好伙伴。30年来,我积极参与晚报的各种活动,各种题材的有奖问答,我是常客,也不时有所收获。我在晚报创刊15周年之际,还获得了“晚报最忠诚读者”称号(共15位)。晚报创刊25周年时,我参加了“我与宁波晚报”的征文活动,文章被晚报选用,获得了优秀征文奖……现在,晚报的微信公众号已成为我每天必看的内容,是我触摸晚报温度最及时最方便的媒介。我还在今年年初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上开展的“晚报30周年”点赞、评论活动中,获得100元话费和华为无线耳机的奖励。

晚报非常亲近民生,正如创刊词中所说:“希望读者对报纸的质量进行监督,以主人身份参与办报。”2010年12月,顺应时代发展,《宁波晚报》改为上午出版,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。但是新的发行方式遇到了新的问题。本来投递员一天分上、下午两次投送,工作量均匀,报纸到户的时间较早。晚报改为上午投送后,工作量急增,致

使报纸到户时间反而推迟,不少读者收到报纸已近中午,有时甚至下午1点多才能收到。因为那时晚报经常有读者拨打电话参与的活动,但一般都是上午10:30以前结束,所以有些读者收到报纸时已错过了参与的机会,于是颇有微词。我就向报社反映了这个问题,马上就得到了回复。电话是报业集团的柴老师打来的,向我详细了解情况,并说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,还邀请我作为监督员记录每天收到报纸的时间,一个月一次反馈给他。不久,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。晚报还是如创刊之时承诺的一样,对读者反映的问题,及时快速进行了处理,真的是“心系平常百姓,可读可用可亲”!

至今我还保存着有关晚报的各种资料:历年订阅晚报的各种报卡、凭证,晚报试刊、创刊第一期报纸,晚报10周年、20周年大庆的专版,2000年迎接新世纪的专版等,以及晚报创刊15周年之际,我被评为《宁波晚报》最忠诚读者的荣誉证书和同时获奖的15位读者一起合影的照片。它们见证了我和晚报30年来相依相伴的故事。重温晚报从呱呱坠地到30年走来的点点滴滴,我为晚报的不断进步、壮大感到高兴和自豪!

在晚报30岁生日之际,祝晚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,越办越好!

墨影情深 告白书法作品



宁波市诗词与楹联学会会长、宁波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、宁波书画院副院长毛燕萍:“廿载同行,妙笔尽歌三江景;千年相约,初心恒暖四明风。”

三十组曲

□缪金星

三十似梦

站在岁月的门槛上,回望时,已然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。目光所及,眼前再现出南大路县学街口的那个报刊亭,高高大大的梧桐树下,橱窗挂满了各种期刊杂志,一如少女的花裙在风中飘逸。亭子对着车来人往的马路,背后是一片青砖黛瓦的老房子。每天我从那儿经过,会去找些喜欢的读物。那时候的《大众电影》很难买到,《读者文摘》载文新颖……《宁波晚报》要到下午才能送到,有时下班回到家,因为惦记,会吃过晚饭再出来一趟,拿着报纸,从“三江月”读起。

三十有约

我已记不真切是在哪年深秋,幸有晚报“试刊第一期”至今藏着,才知确切的时间是1994年11月8日。是30年了,这日子过的呀,怎一个“快”字了得。人生本就如此,相遇只是偶然,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和事,并没有人敲锣打鼓要让我刻意记住。《宁波晚报》出刊是办报人的事,看他们的试刊词写着: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读者朋友献上第一期。”想必这样的忐忑是经过策划的,要不何来创办?何以坚持?我莞然而笑。却见报刊亭的主人正忙着剪裁报纸,原来“试刊第一期”的8个版面是整张连在一起的。我喜欢它的清新可读,于是天天有约。而这一喜欢,整整30个年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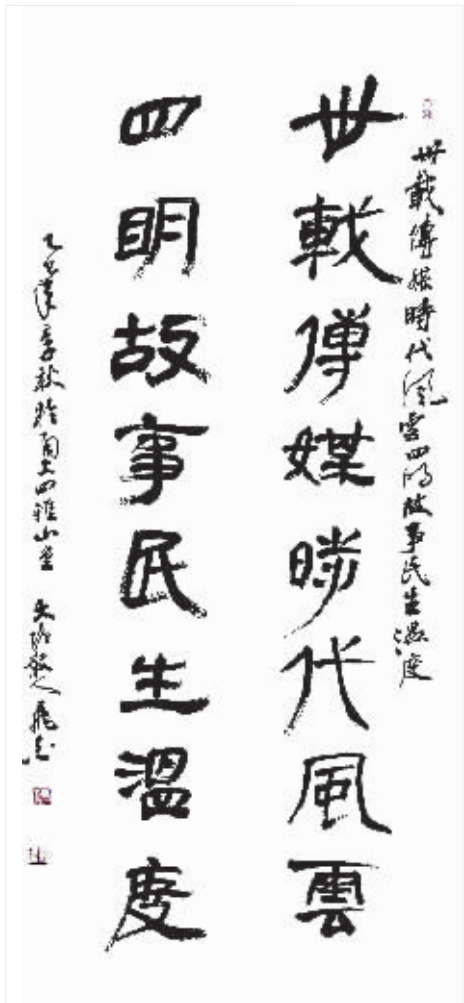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而歌

但凡经过岁月的萌育,便会生出根,长出叶,开出花,结成果。四季交替,温润而

充满喜悦。前些天,我听说《宁波晚报》要搞个创刊30周年纪念活动,征集“我与晚报三十年”的故事。我寻思着,若是一定要把我与晚报的缘分凑成一段文字,该会是什么样子?只为缘这东西无以描绘,无法述状,那是生命中的冥冥注定。我惊诧于自己在这30年时间里,竟一直没离开过晚报,从单位办公桌,到退休后的小区邮箱,这是怎样的情不自禁啊,每天我都籍以了解最新时事、国之要闻,乃至民俗风物、旅游健康。或一段美文佳作,或几行诗歌,时而婉转悠扬,时而铿锵激昂。还有那些孩子们的作文,宛若黄莺,稚声可爱。品味阅读之美,静爱一隅净地。我可以走得很远很远,掠过流水小桥,飞过大漠旷野,天淡云闲,遍及天涯,而家乡的晚报总是执拗地出现在旅途的手机平台里。

三十再励

再一次摊开手头上那张珍藏了30年的“试刊”。忽是为副刊上的一则“老少同乐”而忍俊不禁了。爷爷问6岁的孙子:“宝宝60岁时,爷爷几岁?”孙子回答:“爷爷6岁。”最是童无忌。而大人们总会自以为是。岁月逐年递增,但对于时空的奥秘,谁又知道多少?难道时光就只有一种流动方向?就只是我们现知的那种存在方式?拿晚报来说,无论纸质的、电子的,无论以后变成什么形态,只要读者还在,文字依然,我就相信,当其60岁时,也必有16岁的人读它写它。一定的,会有更年轻的人把它办得更好,更有趣。



青年诗人、作家、书法家胡飞白:“廿载传媒时代风云,四明故事民生温度。”